



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

郝景芳 著

星旅人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

星旅人

郝景芳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感谢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对“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出版支持计划”的大力支持！

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编委会

顾 问 史宗恺 李树勤 白永毅 宗俊峰

宋 军 白峰杉 刘 石 陈昌凤

主 任 杜汇良 过 勇

副主任 欧阳沁 于 涵 程 钢 胡苏薇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庆洲 王 赢 孙睿君 张 超

陈 凯 岳 立 凌 云

为优秀学生的成长创造最佳环境

——为“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出版所作的序

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收到新闻学院的沙垚同学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在邮件里，他告诉我：“到现在，关于皮影，我们陆续出了一些成果，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篇长篇通讯，出来了一个叫做《戏末》的纪录片，还有一个叫做《土门日记》的手稿，昨天刚刚写完，迫不及待地发一份给你，在工作闲暇之余，看一看，我们还会继续做后期……”

《土门日记》用优美流畅的文笔，将作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对文化深刻的感悟，呈现出来。当我把《土门日记》转发给同事们之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出版学生原创作品的事情了。

还有另外两件事，也同样打动了我。2009年，在参加清华研究生支教团座谈会的时候，材料系的李文韬同学送给我一本他写的《西藏支教日记》。文韬同学用朴实无华的文字，记录了支教期间，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心路历程，特别是他为那些孩子们的成长所投入的热情和努力。

关于出版学生摄影画册的事情，我与李睿同学有过若干次交流。我很多次在人人网上看到李睿同学所拍摄的清华园里那一个个美好的瞬间，也产生了借百年校庆机会，把李睿等同学的优秀作品结集出版的想法。

为此，去年4月，学校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联合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清华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等单位，正式推出了“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支持计划”，由学校出资支持优秀的清华学生原创作品的出版或宣传。计划一推出，即得到

同学们的积极响应,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便收到应征作品五十余部,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内容涉及校园生活、人生感悟、历史文化、科普知识等诸多题材,不少佳作让参与作品评审的学生评委、教师评委耳目一新,赞不绝口。这些文字、图片、绘画闪耀着当代青年学生独特的才华和思想,让我们欣赏,让我们欣慰。

优秀的学生需要鼓励和支持,需要为他们的成长全过程匹配各类教育资源,他们因此会更自信,更有勇气挑战自己,挑战未知的世界。作为教育者,我们有责任为优秀学生营造出最佳环境,激发他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在此过程中,让他们的个性充分发展,才华充分施展,创造力被充分挖掘。这是清华重要的传统,也是清华百年来人才培养的重要经验。有太多的清华学生成长的事例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成功实践。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我们继承清华的教育思想,并且发展清华的教育思想。我们已经为营造这个最佳环境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们会把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的。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史宗恺

2011年3月

前 言

《星旅人》是我的第一本小说合集，收录了这几年发表和没发表的小说共14篇，以及自己为它们配的插图，写作的时间从2005年底到2010年初，跨度大约四年半。这段时间是我的大四到博四，基本上是在学校最清静的一段时间。小说能结集出版是一个惊喜，赶在百年校庆时分，是对自己在校园里这段时光的最好的总结。

这本集子以幻想小说为主。一方面是因为大四时的一个幻想小说征文；另一方面是因为幻想小说往往比现实小说更能扼要地表现现实，对于一个写作的初学者，这比现实小说容易上手。好的现实小说需要非常纯熟的笔法和丰富的阅历。我清楚自己的底细。作为刚提起笔、对这个世界只有惊鸿一瞥粗浅见识的学生，我能做到的也只是将这粗浅的见识凝结成抽象构图，在想象中集结，如一本色调简洁的童书，只有寥寥线条。并非不想尝试厚重与深刻，只是知道不可强求。

幻想小说写的是心里的世界。它们有的是世界的投影，有的是镜像，有的是反转，也有的是毫无关系的延伸。它们有的存在，有的不存在。它们有的看似与生活世界一样，但实际只是幻影的叠加。所有的世界存在于写作时的心里，“星旅人”就是这些世界之间的旅人。

写作的世界是寂静而辽阔的世界。寂静在于独处，辽阔在于自由。无论写作的内容是多么热闹的事件，把它们写下来的时刻是独处的时刻，哪怕身边有人，写作也是独自完成的事，写作的本质是瞬间的孤独，是一个人说话——也许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件必须独自去做的事。而自由是写作的特权，当这个世界呈现出让我们无能为力

力的单一，写作有能力将它重新组合，把一切打散，让应有的顺序错乱，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让新的角色和秩序诞生，以此给没有选择的现实多一些选择。这样的自由是我全部的辽阔之所在。我的生命空间很小，但我却幻想它可以很大。

这些是写作这件事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在我最初提起笔的时候，我并没有料到。最初是抱着浅显而虚荣的目的开始写作的——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想获得认可，可是这些目的在面对写作的时候却轻易就溃不成军。能力和意愿远不能保证写出的是好作品，恰恰相反，它们有的时候是一种阻碍。当我气恼而溃败地面对自己写出的不成功的作品时，我才发现，只有最坦率的内心才是通往写作的唯一一条小路。这道理别人从一开始就懂，我却绕了一个大圈才慢慢发现。写作是让我尝试面对内心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能赋予写作的东西远远少于写作能赋予我的，写作给我的反馈远远大于我所付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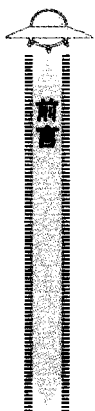
生活总有一连串艰难的时刻，是写作帮我度过它们。我在小说中写到过迷茫，写到过抑郁，写到过无奈，也写到过欢乐的大团圆和心的希望，这都是生活的细节。所有的悲伤都是我的悲伤，所有的欣慰也都是我的欣慰。即使是旁观与目睹的悲伤欣慰，也都积攒在心里，越来越满，如果不是写作，我不知道该如何为它们找到出口。写作是将所有杂乱的碎片串联起来的线，它让那些哪怕艰难的时刻也值得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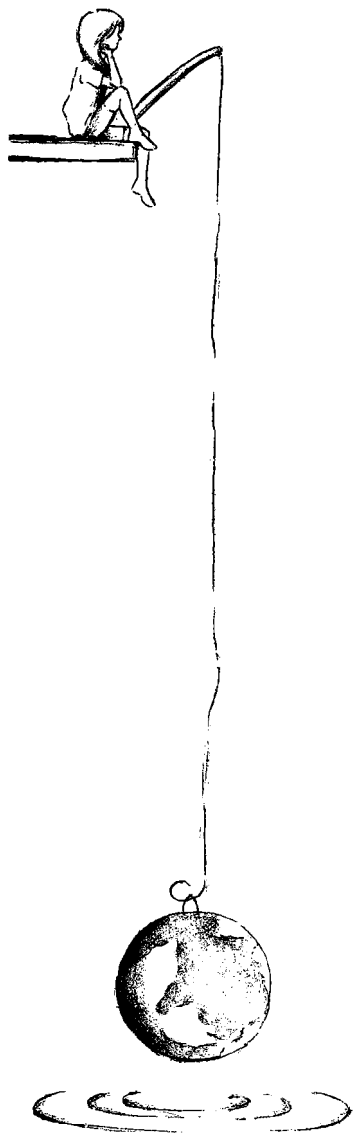
这本书里的小说远远不能算是成熟，它们记录了一段时光，其中充满了表达的欲望，每当我想到什么简单的道理，都想写下来，大书特书。这个过程中，人很容易自我满足，对自己的见识沾沾自喜。而随着时间流逝，当这个阶段已过，再回头来看，则很容易对其中的自以为是而羞赧，从此缄默不言。因而，今天，当这些篇章被结集成册，我需要的是自己面对自己的勇气，也许有一天当我重新回头看过它们，会觉得羞涩，会有诸多不满，但我仍然需要面对它们。它们是我最初尝试表达之时，最真实也最无助的样子。其中一首长诗，是第一次尝试，未免太粗糙，但只为向《奥德赛》致以敬意。

经过所有这些尝试，我所渴望抵达的是我们共有的心中的草原。那片草原辽阔无边，天很蓝，没有云，我们躺在山顶，风吹起头发，时间裹着历史从我们身边流淌而去。历史在风中洗去了一切峥嵘的样子，素面朝天，对我们投下理解的凝视。我们面对面在一起，谁都没有说话，在那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我们只需要聆听，不需要说话。风是一切抚慰，它是时间给我们的馈赠。

作者

2011年4月28日





目录

- 1 / 城堡
- 11 / 谷神的飞翔
- 33 / 看不见的星球
- 47 / 我们的房子会衰变
- 50 / 祖母家的夏天
- 63 / 遗迹守护者
- 72 / 山中问答
- 78 / 皇帝的风帆
- 97 / 揭发
- 106 / 九颜色
- 167 / 去远方
- 186 / 少年奥德赛
- 211 / 夜行列车(二则)
- 229 / 亚宁
- 240 / 后记



||

==== 城堡 ====

||



我保证我曾经努力地尝试，但还是没有人相信我的冰激凌城堡。

我能理解他们，我明白对很多人来说，对于没有见过的东西，“相信”不是一个前提而是一个结论。而我，什么也不能证明。

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冰激凌城堡，是十五天前的夜里。

当时刚参加完俱乐部的新年晚宴，路上下了雪，七彩的小灯在路边花园的围栏上一闪一闪，我一个人走回家。倒在沙发里，微微的酒意让我半梦半醒，华丽的吊灯、彩带、觥筹交错的人群和幽兰的雪影在我眼前重叠在一起，于是，我又看见它了，我的可爱的久违的城堡。在离开我的记忆一百零八天又十三个小时之后，我的冰激凌城堡终于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知道那是梦，所以我没有像小时候那样跑上台阶，推开粉红的大门——那是草莓味道——直接奔上楼顶的天台，我知道我只是在梦里，只是在头脑的虚幻里，只是在自己一相情愿的想象里和它重逢，所以我没有动，我哪里也没有去，我就那么站着看着它，一直看着，看到眼睛微微发疼，才慢慢地坐到台阶上。我不敢出声，我怕任何大呼小叫都会让眼前的景象灰飞烟灭，我怕我再把它弄丢了，就像以往的每一次，剩下我一个人睁着眼在漆黑的夜里。

我见到它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每一次的间隔也越来越长，无论我多么诚心地许愿，每天夜里都还是沉静一片，我睡得安详，睡得寂寞。办公室的男男女女像白天一样在我的夜里穿梭，电影看多了，梦里还会混杂着大漠风沙和无声的战场，有鸽子，也有大海。但唯独没有它，没有我熟悉的乳白色的墙壁，没有空气里的甜美气息，没有柠檬装饰的门框和巧克力豆点缀的窗台，没有那种席卷一切包裹一切的冰凉感觉。没有我的生活。

所以，那一夜当我再一次看到它，我发现自己又开始融化了，我慢慢融化到台阶上，台阶的一半变成了粉红。

那一晚，我睡了三天三夜。

醒来时，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过来，斜斜地打在木地板上，光影斑驳。我发现自己没有哭，没有像从前醒来时那样悲伤得不能自己。



我静静地起身，洗澡梳妆，整理散乱一地的书本，煮咖啡煎鸡蛋，想着新年的假期就这么过去了，又该上班了，有没有什么约会自己忘记了。

直到把早餐全都端到桌上，在窗边坐下来，我才忽然想起前夜的梦境，我忽然明白，那是我和它的最后一次相见了。一瞬间，我的手开始发颤，面包掉到盘子里，勺子也拿不动，我的脑子里只剩下清清楚楚的一句话：从今以后，那真的不再是我的生活了。

新年过后的第一个周末，一个新来的男同事请我们几个去吃哈根达斯。

热气腾腾的巧克力火锅咕嘟咕嘟地翻滚，每个人的表情也都热气腾腾，窗玻璃上淡淡的一层雾，让人看不清街上的雪和街上的寒冷。

火锅旁边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圈冰激凌球，五颜六色，像极了从前我梳妆台上镜子的花边。我记得那时正中央的一颗也是樱桃口味，我总是一边梳头，一边忍不住把它吃掉。那个时候我从来都没有一点迟疑，可是现在我却有点不忍心动口。我知道，这些雪球毕竟不是我的花边，吃掉了就没有了，决不可能再长出来。

“喂，该你啦！想什么呢？不专心，受罚受罚！”

我转过头，诧异地看着大家笑嘻嘻的脸庞，忽然想起来，我们正在玩“数七”，数错的要被罚“真心话与大冒险”。

“哎，你也就别选了，直接真心话吧。也省得他们折腾你。”身边的娜娜用胳膊肘捅了捅我，眼睛一眨一眨，“呵呵，你就老实告诉我们，刚才那么神不守舍的，想什么呢？”

我看了看大家，慢慢地吸了口气，说：“我在回忆我的冰激凌城堡，我从前一直住的地方。”

说完了，我一个一个看过去，大家似乎没什么反应，几个人都安安静静地瞪着眼睛望着我。我也望着他们，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我咬了咬嘴唇，很想知道他们的回应。

就这么过了几秒钟，是小希第一个打破僵局。她托着下巴，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小心翼翼地问：“然后呢？”

“对呀！你这个小鬼，这么一句话就想混过去吗？”娜娜也终于忍不

住了，“拜托敬业点嘛，编也要编个像样的故事出来呀！大家说说，她这样能算数吗？”

这时候，连一直专心吃雪糕的非非都停了下来，挥着小勺子叫道：“等等，娜娜，我们在玩真心话耶，你哪能叫她编个故事呢？你看她那样子，分明是想到帅哥了嘛，怎么能让她随口编个小童话就算了，不行，一定得说实话！”

她笑嘻嘻地看着我，我只好说：“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唉，”娜娜戳戳我的脑袋，说：“小丫头思春，不好意思就算了，我们做人厚道点嘛。何况讲个故事也挺有意思呀，她平时就爱胡思乱想，满脑袋鬼点子。”

“切，讲故事哪里有八卦有意思呀……”

接着，几个人开始热热闹闹地讨论究竟是让我讲故事还是让我讲帅哥，我忽然发觉，其实没有人关心我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他们兴致勃勃关注的都只是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让这个游戏更有趣。我的心慢慢地沉了下去，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该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这次请我们出来的新同事阿黄忽然清了清嗓子，说：“其实，小敏不是在编故事，小时候，我就是住在香蕉城堡里的。”

大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扭头看着阿黄。大K捶了一下他的肩膀笑道：“没事吧，你？怎么又出来一个捣乱的？”

阿黄看起来很镇定，说：“没骗你们。是真的。要不然我为什么叫阿黄呢？就是纪念我的香蕉们呀。”

非非终于忍不住了，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我们一直以为是纪念你某只死去的小狗呢！”

大家都笑了。我感激地看着阿黄，心里说不出的开心。刚好，他也向我这边看过来，眼睛里盈满理解的笑意。

街边很多小店依然洋溢着新年的幸福，玻璃上雪白的“Happy New Year”弯成大大的月牙，橱窗里精心布置出壁炉和沙发，胖嘟嘟的玩具小熊和小猪挤在一起，眼巴巴地看着外面，我不觉看得有些出神。

“你真的很童心哟。”阿黄在一旁看着我笑道。从哈根达斯出来后，这是他第一次开口，我俩安安静静地走了十多分钟，谁也没有说话。



我很少让别人送我回家，这条路我一直习惯无声地前行。

我微微一笑了一下：“只是偶尔看看而已，很少买回家的。”

“那，童话电影你很喜欢吧？如果我没猜错，你看过 Tim Burton 的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吧？”

“没有，但听说是很经典的片子。怎么忽然想起问这个？”

“噢，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觉得，里面的巧克力城堡很漂亮，应该是你喜欢的。”

“巧克力城堡……”我低头念着，记在心里，“正好你提到城堡，再给我说说你的香蕉城堡吧，刚才只匆匆说了个大概，能再多说一些吗？你为什么离开你的城堡呢？”

他停下来看着我，表情有点奇怪，让我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不过，只是一瞬间的事，他很快又开始微笑了，说：“还是你先开始吧。你不是说你住在冰激凌城堡吗？说来听听吧。”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下午也许不该和阿黄聊那么久。其实有不少细节都在暗示，他并不是我期待的理想的倾听对象，

我们随意找了一家咖啡馆，我的心情很好，因为墙壁是我喜欢的苹果绿色。我说了很多话，印象中，我很久没有说过那么多话了。我细细地描述着我的屋檐、我的桌子和天台上开着的那些花儿，我努力回想着塑造它们的过程中所有的艰辛，我还在一张小纸片上画出了几个阶段的我的城堡，画出每一次大的变形。当笔尖和白纸细细摩擦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是如此轻而易举，我甚至不用一丝努力就能唤起最清晰的记忆，这些画、这些话一直在我的指尖舌尖，等待着一个缓缓流淌的机会。

我失去了我的城堡，我不想连记忆都失去。

阿黄一直饶有兴趣地听着，他说话不多，偶尔插入几个问题。

“你说你的城堡能随着你的想法发生变化？”

“当然啦，我的生活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塑造它呀。难道你的城堡不会变吗？”

听了这话，他微微有点脸红，说：“嗯……是，它是可以变化，但我，没怎么想过。”

我没有再多问，他也没有再提。他似乎对我们当时的 Party 很感兴趣，于是我讲了很多我们一起聚会的事情。我给他讲我的朋友们，讲他们的城堡怎样和我的一起长大，讲我用梅子和杏做成的屋檐下的铃铛，还有我们晚宴时缓缓流动的乳酪地板。我还告诉他关于飞行者的故事，说他们怎样居无定所，怎样行为乖张，怎样来来回回飞越我们的城堡。

“有一次，一个长得特别特别高的人突然出现在我的城堡外面。他说我住的地方太冷了，他要带给我温暖，于是他俯下身发出光来，照在我的屋顶上，我的窗帘开始融化，墙角的小花圃也慢慢化成了彩色的小溪。”

“用烤箱烤冰激凌，这主意不错。”阿黄故作一本正经地说道。

“开始的时候，我只觉得每天都灿烂得像六月，那些融化的雪糕也很美味。但慢慢地，我的城堡开始拒绝那种温度，开始停止融化，不再吸收他发出的光芒，于是，一点一点地，我的屋子又变凉了，我又回到了习惯的温度，我发现，我们真的不在同一个世界里。”

“嗯。这也正常，冰山总是强烈反射太阳光嘛。看来你的城堡骨架已经冻硬了。”

“对呀，我那个时候也这么觉得，我想我的城堡可能已经结实了，不太容易再变了。可是，过了不久，一个飞行者落在我的门前，让我吃了一惊。他在很多年前曾经飞来过一次，当时我的城堡还很小，没办法招待他，只在花园里请他吃了一碗杏仁冰激凌。临走时，他说我的圆形窗户很漂亮，我很开心，后来特意把门也改装成圆形的。但很多年都没再见过他，我以为他早就忘了这个地方。那天他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门口画画，他就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我问他这些年去了哪里，他说他一直在绕着圈子飞，就想找到那年吃过的那碗杏仁冰激凌。他又抬头望着我的房子，说……”我轻轻趴在桌子上，“他说：原来你也这么寂寞。当时我的城堡就开始地震，一会儿就坍塌了。”

“这么剧烈？嗯……有点像微波炉，引起分子内部共振。”

阿黄似乎想笑，但大概是看到我眼睛盯着地面，神色茫然，便没好意思笑出声来。

就这么沉静了好一会儿，我们谁都没有开口。最后他终于忍不住



了,说:“你平时也经常这样吗?对幻想的世界这么入迷,情绪这么投入!”

我一下子回过神来,但好像并没怎么听明白他的问题。我于是问他:“幻想……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相信我的城堡会一下子塌掉?”

这时阿黄露出一种惊奇的神情,仿佛看到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他小心翼翼地说:“难道……难道你真的认为你有一座城堡?”

我直直地坐起来:“我现在没有了,可是我从前真的有呀!你不相信吗?你不是曾经也拥有一座香蕉城堡?”

“我……你难道没看出来吗?我看你坐在那里,眼泪都要掉出来了,才帮你解围嘛。”

“那你还装作关心我的城堡……”

“我以为是你要新编的小说,很想听听你的构思呀。”

原来是这样。*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受到启发开始编童话故事,原来一切只是出于好意。我一瞬间感觉全身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甚至再没有力气跟他解释什么,我支撑着走出门,拐到旁边一条窄小的街道,一下子坐到墙角,脸贴在纹理粗糙的石头墙上,再也不想站起来。

原来,谁也没有真的明白我在说些什么。

从那天开始,我终于发现,这个世界上来自城堡的人并不算太多。

以前住在城堡的时候,周围环绕着形形色色的同样漂亮的房子,我们总是摘几朵云搭在彼此的房子中间,来来往往,清晨一起喝酸奶。那时我并没有想到,我们其实如此孤单。

拥有城堡的人总会在城堡里和城堡外徘徊,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的城堡建成全世界最大最美的,但只有一少部分人会真正留下来,用一辈子生命去建造、去修饰。剩下的大部分,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离开。有些是住得孤单了厌倦了,有些是找到了自认为更重要的事,有些是想去寻找更好的装饰自己房间的材料,也有些是跟着飞行者去旅行了。当然,还有一些,也许是很大的一部分,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离开了。他们在睡梦中被风吹起来,醒来时已经飘到了一片莫名其妙的天空,风很大,他们在空中望不到自己的家,于是落到地上,落到一个陌